

# 拾美郎

上册

那時

由於

人

深秋，黃昏時分。

紅日西沉。彩霞滿天。

十畝在一條小河邊的樹林中，一名蓬頭散髮衣不蔽體年輕而瘦弱的婦人，正緊攬着一個出世的嬰兒，蜷縮在一截枯樹根上，埋首於寒風裡哀哀哭泣。

頓一她是鄰村的一名農婦，因良人不良，嗜賭成癖，層勸不改，致將僅有的三畝薄田和兩間瓦屋，先後典盡賣絕，害得她既無以為生，也無顏見人，走投無路之餘，終於使她在回娘家的路上，萌生輕生之念。

她如今難割難捨的，便是懷中的嬰兒。

因為她既狠不下心腸來攜此幼兒同赴黃泉，又想不出該將這塊血肉托付與誰，問天天無語，叩地地不應，以致不期然悲從中來，柔腸寸斷。

蒼茫暮靄中，一名荷鋤老農，循悲泣之聲找來林內，問明情由，立即將這名婦人扶起。

# 拾美郎

上冊

那時

由於

一

人

深秋，黃昏時分。

紅日西沉。彩霞滿天。

十畝在一條小河邊的樹林中，一名蓬頭散髮衣不蔽體年輕而瘦弱的婦人，正緊摟着一個出世的嬰兒，蜷縮在一截枯樹根上，埋首於寒風裡哀哀哭泣。

頓一她是鄉村的一名農婦，因良人不良，嗜賭成癖，層勸不改，致將僅有的三畝薄田和兩間厝，先後典盡賣絕，害得她既無以為生，也無顏見人，走投無路之餘，終於使她在回娘家的路上，萌生輕生之念。

她如今難割難捨的，便是懷中的嬰兒。

因為她既狠不下心腸來攜此幼兒同赴黃泉，又想不出該將這塊血肉托付與誰，問天天無語，叩地地不應，以致不期然悲從中來，柔腸寸斷。

蒼茫暮靄中，一名荷鋤老農，循悲泣之聲找來林內，問明情由，立即將這名婦人扶起。

「這位大娘，妳別傷心，我們去青龍鎮找拾美郎想想辦法。」



另一個小村莊裡，九歲的張阿根養了一條小黃狗，小孩和小狗，鎮日嬉戲，形影不離，  
至晚上睡覺時都睡在一起。

一次，小黃狗被一條犯野性的公牛踢斷了腿。

小黃狗傷重，奄奄一息，九歲的阿根傷心極了，終日伴着小狗，不吃不睡，哭泣不已。

人心焦，却又無計可施，只好派人去鎮上請來一名草藥郎中。

郎中查看了小狗的傷勢後直搖頭，表示愛莫能助，道：「骨頭碎了，筋也斷了，不是吃藥就能治得好的。」

他瞥了小阿根一眼，思索了片刻，然後告訴他的家人：「如果你們小少爺真的喜歡這條  
真上只有一個人也許有辦法。」

「？」

胡老頭是個常來青龍鎮的私鹽販子。

那時候，開門七件事，鹽是一寶。

由於產鹽的地方多屬於西南邊遠的多山省份，交通不便，來源稀少，以致鹽價昂貴得嚇人。

胡老頭只是個小負販，每次前來青龍鎮，帶鹽最多不過三五十斤。

不過，可別小瞧了這三五十斤鹽，一年之中只要跑上十趟八趟，它售出後的利潤，却比十畝上好水田的收穫還要豐厚得多。

胡老頭爲了養活一家七口，生活極爲節儉，他到鎮上來，都住廉價客棧，一天兩頓，每頓一碗大鹵麵，兩個饅頭，幾片蒜瓣，從不肯任意多花一文錢。

可是，就在一個多月前，天公偏與窮人作對，胡老頭的兩小包鹽，竟然被人半夜偷走了。

在那些車載船裝的大商家來說，儘管鹽價昂貴，三五十斤鹽，畢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損失。

然而，在胡老頭來說，問題可就嚴重了。

他年事已高，販鹽的老本只有一套，一家七口，吃喝穿戴，全靠販鹽的利潤，如今連老

本也賠進去了，他將拿什麼來重起爐灶？

胡老頭一時想不開，幾乎走上絕路。

最後還是一個好心的老伙計，看胡老頭可憐，替他想到了一個辦法。

「去找拾美郎！」



爲什麼青龍鎮附近方圓數十里之內，要有人遇上重大困難，最後就會有人建議他去找拾美郎？

拾美郎究竟是怎麼樣一個人？

最重要的一點是：當這些面臨困境的人，真正找到了拾美郎之後，拾美郎是不是有能力和耐心爲他們解決他們自己所解決不了的問題？

假如你經常徜徉在青龍鎮上，你就一定不會不認識鎮上的焦大麻子，以及焦大麻子在小石橋旁邊開設的那一間燒齒店。

假如你經常光顧焦大麻子的燒齒店，你就不可能沒有見過拾美郎。

當你走過焦大麻子的燒齒店時，如果你看到店裡正坐着一名三十歲左右，高挑身材、不

修邊幅、五官英挺，臉上却經常帶着幾分酒意和笑意，既像個不務正業的二流子，又像個家道中落世家子弟般的青年漢子，你用不着打聽，這年輕漢子，就是拾美郎。



找上這位看上去彷彿還需要別人救濟的拾美郎，他真的能替你解決問題？

是的，只要你能找到這位拾美郎，這位拾美郎就一定會為你儘力設法。

至少到目前爲止，這位拾美郎似乎還不會拒絕過任何人的請求，也似乎還不會碰到過任何他所解決不了的問題。



當胡老頭找去焦大麻子燒滷店時，拾美郎的酒杯剛端上桌子。

他聽同來的那名老伙計說出胡老頭的困難，點點頭，沒說什麼，立刻吩咐焦大麻子另外煮了兩大碗牛肉麵。

等胡老頭跟老伙計稱謝吃完，他叫兩人暫回客棧等候，明天一早，自有消息。

第二天，胡老頭剛一睜眼，便看到了那兩小包鹽，原封不動的放在床頭，斤兩絲毫不差

胡老頭一家七口的切身大問題，就這樣簡單的解決了。



張阿根和他的小黃狗，是他爺爺張三老爺用鷄公車推來青龍鎮的。知道這件事的人，都說張三老爺簡直活回去了。

阿根年幼無知，情有可原，他做爺爺的，年紀一大把，竟也跟着瞎起哄，豈非笑話之至了？

青龍鎮的拾美郎，心腸慈軟，樂於助人，那是人所共知的事實，但拾美郎畢竟只是個人間俠士；而不是個無所不能的大羅神仙。

他一向救助的，是「人」不是「狗」；退一步說，就算他不想讓任何一個求助於他的人失望，他又憑什麼本領去救活一條筋斷骨碎的小黃狗？

但是，張三爹對別人的閒言閒語一概置之不理。

他對那條小黃狗其實也沒有多大好感。他關心的是他的孫子，孫子疼愛那條小黃狗，他只是愛屋及烏。

在青龍鎮要找拾美郎，當然是容易得很。

不過，張家祖孫的運氣，似乎差了點，當那位張三老爹在焦大麻子燒菹店，找到拾美郎時，拾美郎業已酩酊大醉。

第一個擋駕的人是焦大麻子。

焦大麻子認爲，青龍鎮附近一帶，野狗成群，到處可見，一次死掉十條八條，也不見得就會絕種。

溺愛護短到了這種程度，實在不成話。

所以，他反對張三老爹去打擾拾美郎。

張三老爹則堅稱，這是救人不是救狗，他只有這個孫子，小狗死了，他的孫子一定是活不成了。

因此，他一定要見拾美郎，當面說個清楚，除非拾美郎親自回絕了他，否則他不會死了這條心。

兩人正爭執間，拾美郎突然打着呵欠站起身來。

他走去門外，仔細察看了小狗的傷勢，然後便將小狗抱入懷中。

「這條小狗要開刀、敷紮、服藥，短期之內好不了，你們用不着在這裡等。」他對那祖



孫倆說：「十天之後，我會把這條小狗替你們送回去。」

十多天後，拾美郎完成了他的諾言。

他把一條活蹦活跳的小黃狗送回了張家莊。張家一家老小尙未來得及道謝，他已含笑揮手，揚長而去。

事後鎮上有人提起這件事，依然有人懷疑，拾美郎那次送回張家莊的小黃狗，究竟是原來斷腿的那條，抑或是另外換了一條？



荷鋤老農護送農婦去青龍鎮找拾美郎的那一天，因為時間已晚，拾美郎已經喝完了酒，離開焦大麻子的燒酒店。

在青龍鎮上，拾美郎雖然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，但這位拾美郎每天的落脚之處，却很少有人弄得清楚。

冬天，鎮後的土地廟，是他光顧得最多的地方。

至於春夏秋三季，就很難說了。

劉家宗祠前面的大青石，陳瞎子屋後的老槐樹頂，蔡秀才家的厚圍牆，都可能成爲這位

浪子最舒適的臥床。

當然，有些時候，他也會去朱大頭的小賭場，或者是宋大娘的窩子裡混個通宵，或是突然離開青龍鎮，走得不知去向。

荷鋤老農這下爲難了。

他雖然熱心助人，但本身並沒有幫助別人的能力，如果找不到拾美郎，他們這一晚的食宿如何打發？

焦大麻子性格耿直剛強，很早以前就被青龍鎮上的人視爲是個「最可怕的仇人，最好的朋友」。

自從三年前，失蹤了十二年的孤兒拾美郎，重新回到青龍鎮後，這位燒酒店的老板，似乎受了拾美郎的感染，益發善惡分明，令人又敬又懼。

這些年來，拾美郎天天到他這裡來喝酒，很明顯的，並不是貪圖他焦大麻子的酒菜精美，而只是爲了彼此間臭味相投，有個聊得來的對象而已。

所以，當焦大麻子從神色上看出荷鋤老農的困窘心境之後，立即以明晃晃的切肉尖刀，在切肉砧板上重重敲了幾下，同時大聲吼道：「嗨！小癩子他媽，妳出來一下！」

瘦瘦黃黃的焦大娘子出來了。

她眨着眼睛，滿臉惶恐之色，像隻站在屋頂上，對着下面晒穀場想飛下去又有所顧忌的小麻雀。

「他們是來找那個小混蛋的。」焦大麻子的切肉刀在空中劃了一道弧：「那個小混蛋不曉得瘋到那裡去了，你帶這位娘子去後面安頓，先弄點吃喝的，再收拾一個鋪位，這位老人家由我來接待安排。」



第二天一早，焦大麻子便在宋大娘的窩子裡找到拾美郎。

拾美郎聞訊後，立即跟着焦大麻子趕來燒菴店。

他問清了農婦的住址，以及她丈夫的姓氏，稍稍沉吟一下，然後便吩咐農婦在焦大麻子這兒再多住一天。

第三天，農婦回家，像走進一個不可思議的夢境。

田地、房屋，都贖回來了。

好賭的丈夫，衣帽一新，容光煥發，帶着又興奮又慚愧的神情，遠遠地恭迎着她，像過年似的，屋簷下還掛着一串長長的鞭砲。

一個支離破碎的家，又像奇蹟似的建立起來了。

這個奇蹟，是拾美郎於短短一夜之間完成的。

拾美郎究竟使用的是什麼方法，這是一個永遠無法破解的謎，大家只知道，那個好賭的丈夫，從此以後便未再碰過任何賭具。



青龍鎮上的人，大部份都不喜歡跟脾氣剛強，出言粗魯的焦大麻子打交道。

而這些不喜歡跟焦大麻子打交道的人，却又偏偏無法忘情於焦大麻子的燒滷手藝。他們想出來的法子，是由兒孫出面，買回家去吃。

所以，焦大麻子每天賣出的燒滷，雖然經常都是別家的三倍到五倍，而店裡却經常坐不到三兩個客人。

這些經常光顧的少數食客中，來得最勤的，便是拾美郎。

拾美郎跟焦大麻子之間，彼此經常都擁有兩套稱呼。

大家在情緒好的時候，是「麻哥」對「老弟」的稱呼，否則便是「麻球」對「小子」了。



太陽快下山了，焦大麻子燒鹵店裡，又只剩下拾美郎一名食客。

焦大麻子在打發了一名替爺爺買半斤鹵豬頭肉，加六塊五香豆腐干的小女孩之後，開始伸手摸向壁洞中的那把缺嘴茶壺。

這表示，他今天的營業已近尾聲了。

拾美郎喝完一口酒，正在慢慢的嚼着一片臘腸。

他抬頭望着喝茶的焦大麻子道：「麻哥，你這間燒鹵店開了多久了？」

焦大麻子道：「那麼久了，誰記得清楚？」

拾美郎笑笑道：「我記得清楚。」

焦大麻子不覺怔了一下，道：「你記得？」

「是的。」拾美郎笑着，稍稍計算了一下：「到今天為止，你這間店一共開了十五年又兩個月零十三天。」

焦大麻子眨着眼皮，露出一臉驚奇和懷疑的神氣，好像聽一個番邦化外之民，在說一種他聽不懂的語言。

「不相信是不是？那麼我算給你聽。」拾美郎又笑了一下道：「我離開青龍鎮十二年，大前年回來，一晃眼又是三年，這樣加起來，一共多少年？」

「十五年。」

「我是十五年前中秋那天離開青龍鎮的，我記得那一天你這間店開張正好滿兩個月。今天是十五年後的八月二十八，你自己算算看，這樣一拚湊，你這間小店是不是正好開了十五年又兩個月零十三天？」

焦大麻子默默計算，一邊計數，一邊點頭，眼光中不期然露出欽服之色。

只是這種欽服之色馬上就被一片迷惑之色所代替。

「你小子怎麼啦？你小子的日子是一天一天數着過的？」他問：「我這間小店開了多久，連我自己都記不起來。你爲什麼要把它記得這麼清楚？」

拾美郎又挾了一片臘腸，微笑道：「這是我訓練記憶力的一種方法。」  
這句話也許說得太文了，焦大麻子聽不懂。

「記憶力就是記性。」拾美郎解釋道：「一個人若是想學習一項精密的手藝，或是想進修某種高深的學問，第一個必須具備的條件，便是要有一副好記性。」

焦大麻子點點頭，這一點他了解。

就拿他仗以爲生的燒滷手藝來說吧！他的燒滷得比別家好，便是因爲選料新鮮，火候恰當，配料齊全。

如果他記性不好，經常忘了添火攪拌，或是忘了放置某種香料，今天青龍鎮上會有他焦大麻子這塊金字招牌？

「爲了證明我的記性，我還可以向麻哥舉個例子。」拾美郎微笑着接下去道：「我記得當我七八歲的時候……」

「又怎麼樣？」

「收養我的郭老奶奶雙腿患了風濕，無法去城隍廟口販賣香燭紙馬，有時家裡窮得米缸見底，連想喝碗稀粥都喝不成。」

焦大麻子臉色一黯，長長的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那時候光景不好，鎮上家家日子都不太好過。」

拾美郎喝了一大口酒，仰臉望着已被油煙燻黑的一大片樑椽，然後不經意地以衣袖抹了一下面孔。

彷彿屋頂上恰巧有灰塵掉進了他的眼裡。

「老奶奶足足病了四個多月，最後竟能熬過了那段日子，想想真是奇蹟。」拾美郎追憶

着說。

焦大麻子將面孔轉向店門口，漫聲道：「那是菩薩保佑……」

「我還記得——」拾美郎的聲音有點沙啞：「那時候你麻哥剛討嫂子進門不久，每天挑着一付擔子，一頭放的是滷豬頭肉和五香豆腐干，另一頭則放的是秤盤、菜刀、切板、香辣料罐，在鎮上到處叫賣，生意似乎並不怎麼樣。」

焦大麻子嘆了口氣道：「那時候生意雖然不好，賺頭倒還可以。」

拾美郎忽然低下頭，聲音也低了下來：「我記得很清楚，你麻哥每次替我們祖孫送米麵油鹽去的時候，多半是在天黑以後，那時候我差不多都上了床。」

拾美郎又喝了口酒，淒然一笑，接道：「但那是奶奶的意思，我並不是每次一上床就能睡得着的。」

所以，我知道我們祖孫能熬過那四個多月的日子並不是奇蹟，而是麻哥你們省下了自己的一份，救活了我們祖孫。」

焦大麻子一呆，半晌無言。

「你小子爲什麼一定要提這些陳年往事？」焦大麻子的臉色很不高興：「若干年之後，你小子學得一身本事，賺了大把銀子，天天來我這兒喝酒，光顧我的生意，就是爲了報答我



焦麻子當年的那份恩惠是不是？」

拾美郎苦笑：「你麻哥的恩惠若是報答得了，那就好了。」

他又仰臉望向屋頂，苦笑搖頭：「我離開青龍鎮的時候，老奶奶身體很好，我滿以為她老人家一定可以活着等我回來……」

焦大麻子道：「郭老奶奶氣絕的時候，我在她身邊，她老人家死得並不痛苦，臨死之前，她一直喊着你的名字，臉上滿是笑容。她一直像在說夢話似的，說你將來一定有出息，一定是她的好孫子。」

「我知道老奶奶不會埋怨我。」拾美郎啞聲喃喃道：「她知道我離開的原因，也知道我要到什麼地方去，是她鼓勵我這麼做的。我只遺憾沒有能在她老人家有生之年，隨侍奉養，略盡孝道於萬一。」

「這是你的想法，而絕不是郭老奶奶的想法。」焦大麻子像是替老奶奶辯解：「如果她當年收養你這個孤兒，只是爲了晚年有個依靠，她就不會在她風燭之年還要鼓勵你去出遠門。」

拾美郎泫然不語，眼眶再度濕潤。

「青龍鎮的人，其實都該感謝這位郭老奶奶才對。」焦大麻子接着道：「當年若不是她